拜經堂文集

臧拜經別傳

揚州阮　元撰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王琳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弨）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

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授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蒿從之學秋試房考吴美存編修其房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沉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修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

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
友乎其為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
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
雜記為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亟稱之用筆圈
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叙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
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為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
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
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
一卷以子夏傳為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
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

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為輯韓詩者衆矣此為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人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于我守館者為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為副本以原本還其家叙玉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為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其未盡者為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亡友臧君誄

長洲宋翔鳳撰

武進臧君殁於京師余方遊冀州逾月知耗念自交契星回歷七君以學問益我以手足愛我非尋常之相與能不痛哉今夏四月君方病隱余往問之當在狀第編校未休因出少時所校月令樂記二篇屬余審視余以二篇之意勸之曰足下抱病而好學不輟或者朝聞之意乎然月令順陰陽候天氣樂記言合生氣之和故吸新吐故陰陽之藏也進退步趨剛柔之節也養生者通儒者之要道非道家之曲說足下誠鋭精覃思亦宜休息隨時養其氣所以舉萬事存其身所以集令名君得余書時已況困荅以難瘉遂以嘉慶十六年七月癸卯卒於京師之逆

旅昔歲乙丑余往貴州以書別君君復書曰努力此別誠恐骨肉妾同艸露身後之文則以相托雖余之譾陋得交於君而素不善文即作之亦何益損然君之手札七年以來猶在叢篋念其相知適益余悲又安得不為君誄乎君名廉字西成原名鐮堂以縣學生為國子監生年四十五其友長洲宋翔鳳為之誄曰象緯在天江河在地人思不滅通有名字吁嗟吾友弱年勵志手抱篇策迹在寰肆性命古文冀土時議當其一得即有獨至窮原得根稽同覈異美彼寡行索塗擿埴名動鄉曲學求大師盧君講授高足相隨錙向校藝揚榷識奇君從脩定見跋不店繫余伯舅臧琳先生絕學是追說字解經非世所知君之得力往往

在茲著作初就矯矯冠時尚書家學五十六篇思飢闕鬩心孫
力尊伯叔手寫遺經述傳北海論語散如秋煙拓遺蒐缺細別
精孳世之善本惟此一編字無亥豕書稽丹鉛烏呼黜櫝竟盡
君年拜經日記過從婚讀籀聲轉注發蒙起覆宿儒首肯後學
心服充君志趣心力耳目然疑皆定往詁可復君之功勛在彼
卷軸君之地位躒孔凌陸沾溉人閒充棟連屋中丞切切（阮中丞）
字詁經郛太傅休休（朱長傅）歎其遺珠雞鶩白鵠瓦礫瑾瑜感士
不遇困於庸夫我有千載彼有須臾何必戚然遂悲窮塗況今
大暮知陋一隅徒有故人腸斷形枯索交斯世相見猶晚君方
失弟大自銷損骨肉沉摯友遺恤欵接遇俗流連訏偃蹇語言

外吃精神內揵性情所到推微及遠未脩至薄族部分散孰云
孅嗇塞士所短君有婦子方阻朔南魄散京國魂反江潭鴻儒
易失議論誰堪著作千古同心兩三涼飇已至寒雨相熏一鐙
閑館和墨書縑曰言與行憾無芥孅清風自今留為後談嗚呼
哀哉

拜經堂文集序

武進有臧玉林先生者通經學古著書甚富在東承其家學屏去俗好不屑蹈常襲故以合於時而獨與其弟禮堂潛心為漢儒之學禮堂殁在東泫然心傷而余為文傳之逾數年在東來京為今侍郎吳君烜纂中州文獻考余方約其歸江南同修無錫金匱縣志而在東亦尋沒可悲也學者去聖既遠百家衆説紛然具陳苟擇焉不精則説經而經愈亡近世承學之士多宗漢學往往目未覯程朱之書厭薄宋儒指摘其瑕疵以相毀謗當亦漢儒之所不與也在東之學師餘姚盧紹弓先生因主張許叔重鄭康成諸儒而其與阮侍郎雲臺書

云程朱於聖門躬行之學為近是其言於宋儒不為無見余官京師在東偕其鄉人惲子居集余邸其議論有合有不合而要以古人為歸蓋子居為鄭清如之甥而在東嘗學於清如又皆與張皐文為友殆其師友之授受切劘有相類者猶憶乙丑先生老居杭州余嘗與往還無何出遊阻之不獲而先生竟沒於毘陵身後寥落生平所手定古本書及其著作皆鬻於他氏為之慨然今在東歿而其子相持拜經堂文集乞余序余故序其文而及之時嘉慶二十年仲春無錫秦瀛序

昔昌黎韓氏有言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豈不以孟子之書本於道性善而正人心人之所以為人心與性而已六經者

聖人所以治人之心性舉而措之事業以為天下國家者也然
而訓詁不明則經之旨或晦焉故漢人之說經其有功于經也
甚著近世之學者爭言經學而好宗漢人其所師承皆有依據
吾友臧君在東其一也在東少與余善嘗命其弟禮從余遊禮
固以孝友著禮卒而復以命其子相相遊吾門甫二年而在東
歿相克成先志輯其父拜經堂遺文欲梓之以行遠而問序于
余余讀其文說經者居十之七八其訓詁之精考訂之確于漢
人之學深焉余性固陋又多疾不能博覽詳考顧少讀韓氏之
文又讀程朱書而善之以為得六經之義為多而于漢人之學
則雖知好之而非性之所近以序在東之文能勿慚乎獨計在

東生平里居之日少不克過從講習以求治經之源委而其弟若子不使之就學他氏而獨以命余則于余殆非無意者故嘗以謂相先治漢學以通其訓詁繼治宋學以究其義藴尤必明乎聖人所以作經之旨而于孔孟程朱之道同條共貫以善反之身始可以進于儒者雖與世異趨毋悔焉在東可作不識以吾言爲然耶否耶嘉慶二十有二年九月朔日同里吳士模序

揅經堂文集

目

卷第二

卷弟三

拜經堂文集弟一

克己復禮解戊辰仲冬

左氏傳昭十二年楚子次於乾谿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杜注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正義曰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集解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梁皇侃義疏云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之中則為仁也於時為奢泰過禮故云禮也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

禮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則為仁矣

庸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即論語克己復禮為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荅顏淵注疏家各望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利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己為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為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即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

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為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己對舉之文方圓鑿枘之不合矣

仁舊貫解戊辰仲冬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集解引鄭康成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必復更改作也經典釋文引鄭云魯讀仍為仁今從古元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魯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是用魯論語也按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又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庸謂恭則不侮信則人任者敬事而信也恭敬一也敏則有功寬則得衆者節用而愛人也大學所謂生財有

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也斂疾一也寬則愛人而得衆矣惠則足以使人若使民以時也以時則爲惠矣孔子所言道千乘之國即爲邦之道與荅子張問仁能行五者於天下則爲仁事事印合道千乘國章雖不言仁究其旨則言仁之尤也魯人爲長府而閔子不仁者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也不愛人則非惠不以時則不足以使人矣不節用則傷財安能斂則有功故閔子言仁在舊貫貫事也事舊而不改作也改作更新不節用不愛人則不仁矣此與中庸注相人偶之說及論語論仁諸章義俱脗合魯論語出仁字較之古論作仍義尤明切此章專記魯事固當從魯本爲定揚子雲鄭康

成之言極可據矣

嚴元照曰所用楚詞如無所本則宜用正文

孟子言伯夷論 乙卯季夏

伯夷聖之清者也孔子稱其求仁而得仁而孟子以為隘過矣子云吾未見好仁惡不仁者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好仁之人必深惡不仁惡人不仁之甚者也不立於惡人之朝故非其君不事不與惡人言故非其友不友伯夷求仁得仁是真知好仁惡不仁者不事不友所以全其惡之之實而不使稍加乎身而肯立其朝與之言以盛服辱在泥塗哉屈原曰人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孰謂屈原所不為而伯夷為之哉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孟子推論之

旨可謂微至此可見伯夷惡惡真切為之杜漸防微冠不正即去自無袒裼裸裎於我側者矣柳下惠之不恭由於不屑去也恭人之以無禮加於我也必由其漸始而冠不正繼而袒裼終而裸裎而我之失禮也由於不恭人之冠不正而不知不急為之去將習見焉必有己之冠不正而亦不知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之謂威而不猛我之冠非有不正奚為與不正者偕哉趙邠卿云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後乃歸於西伯夫論人之善惡當核其實而辭命為虛諸侯而善其辭命雖不善可受可就也諸侯而不善其辭命雖善不可受不可就也文王伐密伐崇武王

代僅滅國者五十是商季諸侯之不善較著受而就之何異固醜鄙之畀禮厚幣而往見之哉此則伯夷之所不為也伯夷以辟紂居北海濱聞文王作而歸之然則諸侯誠善雖無辭命之招且往就焉而非然者宜伯夷之所不屑已乎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使立惡人朝與惡人言皆冠不正者立而就虛辭之諸侯尚可謂之不降志辱身歟又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雖惡惡而不念其舊故被其惡者不之怨此正寬容之德本諸躬而驗諸人者安得謂之隘哉後之君子與其學柳下惠也無寧學伯夷

夫死適人及出妻論 乙卯季夏

作禮教以教天下後世者聖人聖人之於人原之以情斷之以法行之無弊而可久而非緦緦一節之末遇變而消決大敗焉者周公聖之集大成者乎定喪服禮有繼父出妻之文父者子之天也天可繼乎然備繼父之道從而繼父之明夫死妻得適人也若夫死妻稚子幼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其適人必母子交斃矣人生本乎天故為天民聖人不輕賣人死匹夫匹婦無罪而禁之窮餓以至殞滅是謂夭天之民聖人之心不若是之忍也且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改適者較之壹與之齊終身不改者固不可以同年

語然無夫而有夫藉以養廉恥之心免飢寒之困則猶合乎禮之變後世庶民之家改適者有之士大夫之族以為恥而不行究之年齒壯艾衣食空乏有反不如適人有夫之為愈矣宋儒言貧窮無託而再嫁只是後世怕餓死之說然餓死極小失節極大不知禮經稱繼父檀弓記公叔木狄儀皆有同母異父之昆弟事非起於輓近以餓死為極小論亦過刻安得以士君子守身之義槩責之愚婦人夫死有嫁者即有娶者而宋儒言婦婦不可取凡取以配身若取失節者配身是已失節也然婦人化於人者也非化人者也已賢取再醮之婦何傷已不賢取守義之女奚益正己之君子而斤斤於此末矣余弟禮堂曰古聖

嚴元照曰在宋儒有不得不為之處甚者時不同也

人之意貴男而賤女故男子可以繼室婦人不得再嫁易曰婦人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其是之謂矣孔子刪詩存柏舟篇以為婦人之常法俾天下後世有表式焉然苦節不可貞聖人不強責人之所難故於禮微著其文而不明示以再嫁再嫁之事古多有之不聞以為深詬後世節義廉恥事事不逮古人而諱忌再嫁之失乃獨過於古人於是有名為守節而實不守節者其亦知聖人原人情之意固不若是之刻以至有病而不可救歟嗚呼信義之重唯諾不變矧夫婦一體邪世有實心守義生死不渝者吾將與衛之共姜同致其感泣欽慕又何議焉夫婦為人倫之本而禮經有出妻之文何也聖人有五不娶慎之於先

三不去防之於後始有七出之條故不順父母者出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順為逆德勢必陷夫於不孝人子可溺牀第之私致拂親心乎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是妻之去留固以父母之說否為準者無子者出取妻為嗣續計無子將有絕世之慘不出更娶何待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嘗見有不產之婦而復禁夫納妾遂至坐視其滅宗故與嫉妬者同出也淫僻犯禮之大防且有亂族之禍古有七出今止一出知羞恥之心未嘗盡泯惡疾者出謂不可同事宗廟供粢盛也禮主婦薦豆設羹絕於天者棄於祖祖考神靈之所在俾天刑之婦廁其

旁是爲瀆祖褻宗孝子慈孫之心必有所大不忍者心之不忍則不爲也多口舌與竊盜較之五者似輕然離親間戚兆端起釁皆由於多口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詩曰婦有長舌雖厲之階竊盜則反義敗常漸至不齒人列同心同德之謂何而醜行若此故俱不免於出已蓋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以天合者夫婦以人合者以天合者義無可分以人合者義合則合義不合則分故夫死不禁其適人妻不賢而可出出之夫得復娶妻亦可再嫁明天與人之不同也孔門禮法之宗而伯魚之母出子上之母出曾元之母出自來世視之鮮不以為薄義不情者而孔子子思曾子皆大聖賢躬行不諱亦獨何哉誠以婦人義

有三從適無專制拖衿結縭所丁寧告誡者惟無違一言而苟犯七出必去勿疑此陽剛陰柔之理庶婦人之心有所懼而不敢肆雖悍妬者莫不歛戢聽命焉此法不行陽為陰屈夫制於倫綱斁壞不可究極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可勝慨歟内則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蓋雖不順父母而出猶不明言其不順如曾子以蒸棃不熟為名是已近世多割鼻剪髮若節烈志之婦亦有不堪自剄焉者賢不肖蓋未可以等論出妻萬一有之人不肯取遂終為棄人或歛恨而不得其死知古適之難行也去周公孔子之世久矣

為妾服緦議并釋丙辰仲夏

議曰考之禮為妾服緦者有二文一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章云貴臣貴妾此公卿大夫禮但別妾之貴賤而定服不問其有子否也一禮記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此士禮但論子之有無為準無貴賤之足殊也然則既非天子諸侯有南面之尊降其臣妾無服而若王朝之公若卿若大夫若士固莫不為妾製緦服矣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姪娣者亞於妻長於衆妾故謂之貴妻之貴因乎夫而妾之貴因乎君及君妻其輔佐陰教贊襄內子命婦之職與有勞焉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失於臣妾於此見之非第從厚已也不曰有子

之妾而曰貴妾明既貴雖無子猶爲之服非若士妾之必問其子也曲禮記曰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是卿大夫之貴妾猶士之長妾故熊氏以長妾爲娣後世娣姪禮廢當以齒長者爲長妾即以齒長有子者爲貴妾六部尚書周之六卿今制總督與尚書等以公卿大夫禮考之知夫人某氏適當貴妾之位其應服緦一也經以士禮爲定體周道貴貴大夫降於士後世無貴賤輕重之差多從士禮爲斷慈母如母有子則爲之緦以士禮定之又偶有子之妾其應服緦二也儀禮一經周公手定唐韓愈苦其難讀宋王安石廢罷之不立學官後以小戴記代之習此經者蓋鮮然禮記記也非經也於所記是禮

又往往省闕勿讀殊失聖人愼終意今旁證之喪服小記而上考之周公本經為貴妾有子者服緦無疑時王之制與古聖之經並行不悖所貴闓通博達之儒為能引經斷事臨事參定不拘世俗所見而各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庶達而在上即可奏議勒為常法於風俗民心有厚無薄也謹議并采摭舊文為之釋

儀禮喪服第十一貴臣貴妾注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已釋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者若士則無臣又不得簡妾貴賤天子諸侯又以此二者無服則知為此服者是公

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上斬章鄭已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云貴妾姪娣也者案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卿大夫有姪娣爲貴妾可知故曰貴妾姪娣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其絶朞已下故也云士卑無臣者孝經以諸侯天子大夫皆云爭臣士有爭友是士無臣也云妾又賤不足殊者以大夫已上身貴妾亦有貴士身賤妾亦隨之賤者故云妾又賤不足殊也云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喪服小記文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釋曰發問者以臣與妾不應服故發問之曰荅曰以其貴也以非

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禮記喪服小記第十五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注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别貴賤正義曰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是别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别妾之貴賤曲禮下第二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注雖貴於其國君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正義曰世婦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長妾妾之有子者也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

昆弟兄弟釋異 庚午仲春

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同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之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疎之別故自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以下為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謂之兄弟即父黨母黨妻黨均有兄弟之稱之兼異姓言之矣此二者不同之大致也今各引經以證明之許氏說文解字云弟韋束之次第也从古文之象凡弟之屬皆从弟𥎊周人謂兄曰𥎊从弟从眔臣鉉等曰眔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爾雅釋親𥎊兄也郭景純注云今江東人通言𥎊毛詩葛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曰昆兄也儀禮喪服昆弟鄭注云昆兄也是𥎊

潙陽葉氏寫本

字下从次弟之弟上从眔為目相及親比之誼乃周人名兄之定稱爾雅毛詩傳同鄭注禮經本之其文以从眔从弟為正爾雅作鼻者眔之省變詩禮作昆直眔之同聲假借字耳說文日部昆同也从日从比一說文兄長也从儿从口凡兄之屬皆从兄廣雅釋詁一下兄大也釋親兄況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兄者況也況父法也釋名釋親屬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為荒也詩常棣況也永歎毛傳曰況茲也桑柔倉兄填兮毛傳曰兄滋也召旻職兄斯引毛傳曰兄茲也是兄為長大之通稱滋兄之本義故宗族母妻之黨及婚姻之親均有兄弟之稱白虎通廣雅以兄為況者兄況同字釋名以兄為荒者取聲近者為訓常棣傳以況

為茲桑柔傳以兄為滋召旻傳以兄為滋韋昭國語注以況為益義並同是兄字顧本滋益故兄弟之稱亦施之彌廣不若晜為目及親比特施之一體之人而已

釋親言宗族曰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父之從父晜弟之母為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為族祖王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祖母母黨曰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從母晜弟為從舅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晜弟其女子為從母姊妹妻黨曰妻之晜弟為甥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晜弟之文凡十五

兄皆一本之誼也從母之男子亦有昆弟之稱者父子為一體母子亦一體言父以該母也昆弟為一體姊妹亦一體言昆弟以該姊妹也故母與從母為一體其所生男子亦從母而為昆弟矣宗族曰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妻黨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婚姻曰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此兄弟並昆弟之通稱也又婚姻曰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郭注云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此兄弟又父母黨妻黨之通稱也郝懿行業以母黨次父黨而言故與妻黨同為兄弟耳以母黨對父黨而言仍與父黨同為昆弟矣此親親之仁亦親親之殺禮之所生也

儀禮喪服衰齊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與尊者

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禮記雜記下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鄭注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父母之祭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喪服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

瀟陽葉氏寫本

之祀焉其不敢與異鄭注云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案古
者大功以上雖異居而同財故經記言昆弟傳言大功之親說
者俱指同財言之明昆弟爲大功以上之定稱也喪服齊衰期
章曰昆弟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夫之昆弟之子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
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大功九月章曰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
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
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
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小功澡麻帶絰五月章曰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人後其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小功牡麻絰即葛五月章曰從祖昆弟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緦麻三月章曰族昆弟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從祖昆弟之子從母昆弟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記公子爲其母曰大夫公之昆弟右昆弟之文凡三十有八皆一本之誼也其服制之差雖有緦小功之不同而莫不本大功以上一體之

是故通謂之昆弟也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記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鄭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既夕禮兄弟出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此兄弟為小功以下之定稱與昆弟為通大功以上言之固不侔矣更證之以禮記檀弓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

可乎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
乎亦明以大功為昆弟小功為兄弟也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
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是
皆舉小功以下言之也檀弓下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
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
室哭於門內之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
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雜記下父母之喪將祭而
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奔喪篇聞遠兄
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是皆以期大功為昆弟緦
小功為兄弟與禮經合鄭注檀弓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

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稅注喪服小記曰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親緦小功不稅矣注奔喪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與二禮相符證至通言之兄弟之稱有自大功以上者如禮記雜記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篇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是也有自大功以下言者如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注云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是也更推廣言之詩葛藟終遠兄弟箋云兄

弟猶言族親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玄注云兄弟主人親戚也喪服記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此兄弟並專指宗族言之也詩正月洽比其鄰昏姻孔云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云兄弟昏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云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注云必使人弔者未成兄

弟公羊傳二十有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邵公注云宋魯之間名結昏姻為兄弟又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宣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反之范武子注云齊由以婚姻故還魯田此兄弟並專指婚姻言之也詩伐木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儀禮聘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既夕禮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注云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

也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禮記奔喪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注云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晉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注云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並兼宗族母黨妻黨婚姻言之也今以儀禮爾雅為本而參證之以羣經詳釋昆弟兄弟之異如是

說經之文曲暢至奧無復可加　郝懿行記

弟婦釋 丙辰孟春

親屬相謂之別爾雅辨之詳矣妻黨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郭璞注云猶今言新婦是也儀禮喪服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鄭注道猶行也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案經傳之文是為服制而言非為名分而言也蓋弟妻雖為婦而實不服婦之服兄妻雖為嫂而實不服母之服此所以明其等而殺其禮若據弟妻為婦而遂以婦服服之則

嫂亦可以母服服之是亂父子之序矣蓋弟妻雖而遠之故假以婦名而實不服婦服猶嫂之不服母服也差同等之人而使之不等所以厚男女之別而遠嫌疑之漸耳據爾雅儀禮之文則知兄妻稱嫂弟妻稱婦自三代以至漢晉皆然郭注爾雅猶今言新婦是也蓋晉時有是稱今則為弟新婦矣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一家之中名分攸關不容稍紊余有三弟常俗稱謂頗俗因釋弟婦以詒之

魯惠公夫人子氏考 乙卯季夏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子氏爲桓公母公羊以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按左傳惠公元妃孟子早卒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幼是以隱攝立而奉桓爲太子從鄭仲師義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又少故葬有闕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隱弗敢爲喪主故不書則桓爲太子子氏爲夫人傳有明文矣故經元年不書公即位明隱之不得爲君也魯君臣以仲子爲夫人生而有夫人之瑞嫁娶以夫人之禮卒以夫人薨赴告於諸侯經之書夫人子氏不沒其實也杜元凱云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夫聲

子為孟子之姪娣妾也隱公妾之子桓公夫人之子是當嗣世者桓也非隱也杜又云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不知仲子於惠公之世本稱夫人不係子之為君與否也經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子氏未薨預凶事非禮也可證子氏之為惠公夫人仲子故天王豫賵之不書葬而不祔姑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是別為仲子立廟矣禮無二嫡仍夫人之名以明當日之踰禮因不祔於姑不書葬以示仲子不當稱夫人此經之微而顯也公羊以為隱母不知隱母妾也非夫人也隱攝立不書即位不為君母惡得稱夫人左氏經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曰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

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則隱母之卒在三年也公羊又以不書葬爲成公之意言子將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然已見爲君而豫屈其母不得爲夫人無益於讓有損於孝始爲夫人終不爲夫人嫡妾之辨名分之等竟可隨意進退反以聖人爲賢而成其意不爭之甚乎穀梁以爲隱妻夫隱攝位將讓之桓母不稱夫人妻稱夫人乎以不書葬爲夫人之義從君（范甯注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葬）然子氏之薨遠在隱公被弑之前不當逆知不書亦不當既書追削之也公穀兩家頗失事實校之三傳左氏爲長今從之

五岳釋 庾中孟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河内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鄭康成注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衡恒在并州案爾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與周禮職方合詩崧高正義引雜問志云周都

豈鎬故以吳岳為西岳是釋山篇首所列為西周之定典故鄭公注大司樂據之與周禮本經合郃二雲學士曰華山在成周境内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内故次列之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舉華嶽可該五岳左氏昭四年傳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太室別太室於四岳明嵩高不得稱岳是也釋山後言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與篇首文異案史記封禪書述尚書四嶽曰岱宗泰山也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恒山也中嶽嵩高也又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於是自殽以東名

山五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下言漢武廵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然則五嶽之位唐虞三代皆同周之文武起自西岐建都豐鎬故取吳岳爲西岳以華山爲中岳及平王東遷仍用夏商之制以嵩高爲中岳華山爲西岳爾雅前所述者爲成王周公之制以序文武舊典後所述者則夏殷之禮及平王東遷後事也鄭公初無定說故注大宗伯職用後義秦制蓋與三代同太史公稱秦都咸陽五嶽皆在東是秦以華山爲西嶽而不取吳岳地理志衡在長沙湘南縣故謂衡山爲湘山也詩崧高正義引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

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以霍山為誤當作衡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以上毛詩正義今本爾雅郭注刪今案郭氏言漢武帝移衡山神於霍山又述學者以漢武帝始名霍山為南岳與封禪書所言正合此以霍山為南岳為出漢武帝以後事之明證孫叔然注爾雅以霍山當作衡山精之至也故毛公傳詩崧高曰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鄭公大宗伯注五岳東

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皆用爾雅後說又說〔詩校〕嵩高正義引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嵩高是五岳又數嵩高之文也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氏之注大宗伯皆作衡不作霍字〔是可證省〕係後人誤改非爾雅原文矣乃郭氏好乖舊義謂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遂至合衡霍為一詩正義更據大傳白虎通風俗通廣雅等皆作霍字謂不得諸文皆誤不知大傳固非盡出伏生手傳其學者多所附益而班孟堅應仲瑗皆東漢人張稚讓魏人並在漢武之後猶東晉廬江土人之呼霍山為南岳輾轉譌襲為足據乎

一釋頌為古文容字

說文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頌貌也从頁公聲額籀文頌从容徐曰此容儀字歌誦者美盛德之形容故通作頌後人因而亂之以字為歌頌字（徐傳本、韻會）　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譜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雅曰頌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眡瞭擊頌磬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　儀禮大射儀頌磬

注古文頌爲庸案此頌字古音本讀如容禮記樂記正義曰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桁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案桁昭皆與韶通桁本者言其德昭頌者記其容合之漢書儒林傳可證古禮容樂容字皆作頌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蘇林云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管子牧民第一國頌尹注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案頭爲容貌之首故古容貌字从頁頁古文首字籀文作䫆即从今容貌字尤足爲證凡字有本義有引申之義容貌爲頌字之本義引伸爲美盛之形容以誦其成功因爲歌誦字又通於庸訓爲功皆容貌之引申也世俗所謂樣字即容字

之轉聲容兼義樣皆聲相轉魯徐生善爲頌者善爲禮容之樣子也相案周禮御大夫之職四曰和容杜子春讀和庸爲和頌益足證頌爲古容字

一釋頌有琴瑟工歌

禮記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下管象舞大武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

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也　又子貢見師乙

而問焉曰賜聞樂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寬而

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

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

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

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

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

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絲統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仲

尼燕居子曰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下謂堂下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舍作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下而管象示事也相示以事也象武武王之大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正義曰】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是大饗之三也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是大饗之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於此略之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

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頌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

漢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案季札觀周樂使工為之歌頌而曰盛德之所同故杜注謂兼殷魯言之師乙對子貢之問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此亦當包殷魯或據鄭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云商宋詩也因疑頌家止言周不知師乙於頌外別言商於風外別言齊

而以為五帝三代之遺聲因商齊人識之故謂之商齊則非商頌齊風矣是三頌皆可歌周頌尤明文足證如清廟如振鷺如雍如舞武皆經傳所見其琴瑟工歌固與國風小大雅同也

一釋頌有鐘鎛鼓磬

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釋曰案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為陔夏彼賓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為陔夏者彼鄭注大饗為祫祭先王祭末有燕而飲酒若賓醉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為陔夏此大饗饗諸侯

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

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為節元謂行者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尔疋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此奏頌王夏肆夏昭夏納夏昭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以鐘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為納祴讀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凡祭祀饗食奏燕樂案此奏雅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
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案此奏風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陔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鎛師掌金奏之
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儀禮鄉飲酒
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樂者風也小雅為
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
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釋曰納賓之樂天子與五等諸侯同用肆夏是以燕禮納賓用肆夏禮記郊

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大夫不得用之其諸侯以上同用之也 賓出奏陔 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

燕禮賓醉奏陔 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為行節也凡夏以鐘鼓奏之

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

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 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樂歌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 賓醉奏陔 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 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 以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陔夏賜之脯明雖醉志禮不忘樂 公入驁 驁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

禮記禮器大饗其王事與 盛其饌與貴謂祫祭先王

各以其國之所有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正義曰】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賓朝聘者易和悅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正義曰】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下正樂所用也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

仲尼燕居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也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

又作也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内明象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左氏傳成公十一年晉郤至如楚聘再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懸焉縣鐘鼓也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臣下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樂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

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以鐘而奏此三夏曲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鐘鼓奏九夏元侯牧伯也鄭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載在樂章中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不敢拜　漢書禮樂志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

案金奏肆夏繁遏渠皆頌類為天子樂春秋內外傳言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若兩君相見則歌文王大明緜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皆樂章名奏肆夏而統乎王此其用樂之正也

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鄭注王夏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各以其國之所有諸侯助祭者出歌肆夏以送之此天子於諸侯用肆夏之明文與禮經春秋傳並合鄭注改為陔夏非也燕禮若與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明事盭乎天子也至諸侯相朝亦用肆夏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故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大饗有四兩

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此皆據諸侯言之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注以
為僭諸侯明諸侯得用肆夏大夫不得自用肆夏矣卻至晉
大夫楚子享之而縣鐘鼓金奏作於地室故驚而反走辭以
備樂為而君相見下臣不敢諸侯相朝則有享宴之禮可用
此樂也春秋時卿大夫於禮經最熟故言必有典動與古合

一釋頌有羽籥干舞戚

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
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春官韎師下士

二人府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大成咸池堯樂也大磬舜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鸁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九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九磬讀為大韶字之誤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師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釋曰】此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釋曰云十三舞勺即周頌酌序云酌告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云成童舞象者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云二十舞大夏者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已下六舞皆學以其自夏已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征誅而得天下夏

為文武中故特舉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司干掌舞器舞謂羽籥之屬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受取藏之賓饗亦如之　儀禮燕禮記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則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以美王侯勸有功也釋曰宣八年公羊傳云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萬者何干舞也謂秉干舞以奏勺詩也　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

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郊

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周詩昧師學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樂不僭廣大也樂記干戚羽旄謂之樂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

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 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

祭統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 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襃大也

仲尼燕居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 相示以事也象武武王之大事也

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

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正義曰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者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見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名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

公羊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以書譏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

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為人所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皆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
昭公二十有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

穀梁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夏大也大謂大雅大雅翟雉樂舞夏者蓋謂舞大夏注誤耳）

宣公八年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萬舞名籥管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為卿變為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案大司樂所掌六代之樂皆頌也以周之大武知之大濩亦

商頌篇名正考父挍商頌十二篇大護當在其中至孔子時已亡而桑林之樂猶存於宋晉荀偃士匄請宋以桑林享晉君晉侯驟見旌夏而懼是頌有舞也周禮樂師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杜注師樂師本周禮則傳文舞師舞字衍文也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析羽為旌旌夏羽舞也周備四代之樂大韶之音大夏之舞春秋猶存若周頌之舞見於經傳者則維清武勺三篇而已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此射奏國風騶虞之詩舞弓矢為射節非頌故不用干戚也

一釋舞容有象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制去無道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告成之而王已

禮記樂記樂象第六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文采樂之成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

之道樂為大焉

賓牟賈第九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咏歎淫泆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戒事也發揚蹈厲之已早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至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

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發揚蹈厲所以象成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作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招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按頌古容

案魯備四代之樂季札觀其舞必曰美哉大哉德至矣哉杜元凱以為美其容是也據樂象篇言大武曰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又賓牟賈篇言總干山立發揚蹈厲武亂皆坐及六成等象知樂舞之容所以形古帝王文德武功逐料衍出猶今伶人演戲口歌而手舞足蹈也詩序維清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酌頌等篇可類推然則大夏之舞必象禹敷文德之形大濩之舞必象湯以寬治民而除邪之容舞必有象於三頌可必也

一釋國風小大雅但有笙歌瑟管而無羽籥干戚

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

鄉射禮工四人二瑟先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歌

不笙不間志在射畧於樂也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〻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

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間也）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不歌四牡皇華）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簜笙簫之屬）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貍首逸詩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是也間一若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〻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時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

且敗上下相和摩

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升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

春秋左氏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
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年吳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爲之歌邶鄘
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之歌豳爲之歌秦爲之歌
魏爲之歌陳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爲之歌大雅爲之
歌頌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
三而後拜樂三晋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
好君以諸侯之故貺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

予所以饗元侯也匕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緜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盛德天所輔助其徵應符驗著見于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簫管備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

漢書禮樂志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

案國風小大雅詩樂見周禮儀禮禮記及春秋內外傳者曰歌曰奏曰瑟曰笙曰管曰工歌曰伶簫絕無言舞者是可證

舞之專屬三頌矣此本儀徵阮伯元侍郎說見研經室文集庸吏詳考之經傳為之釋如此侍郎謂國風小大雅如今蘇州十番班子及彈南詞瞎子但坐而歌也頌必有舞如今崑腔戲文必做出樣子頌容永樣声相轉也庸吏詳考之經傳為之釋如此